



被涂污的鸟

泽西·科辛斯基 著

莫雅平 译

被涂污的鸟

泽西·科辛斯基 著

莫雅平 译



(皖)新登字04号

被涂污的鸟

泽西·科辛斯基 著 莫雅平 译

责任编辑：张 磊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阜阳印刷总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8.5

插 页：2

字 数：182,000

版 次：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865—X/I·775

定 价：5.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译 序 •

为苦难作证

莫雅平

这是一本蘸着血泪写成的书。作者科辛斯基以自己儿时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东欧的悲惨遭遇和所见所闻为素材创作了这部小说，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梦魇。在本书中，暴力、虐待、强奸、阉割、杀戮、种族灭绝、宗教迫害，等等，都得到了无以复加的揭露。读后我们感到震惊，更感到难以置信。但是作者以其作为幸存者的良心起誓，他这部以第一人称手法写的小说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作者科辛斯基生于波兰，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被父母送往遥远、落后的乡下避难，从此年幼的他就开始了一段流浪的苦难生活。的确像书中所写的那样，他曾因受虐待而变成哑巴，战后因一次滑雪事故才重获说话的能力。除了他和他父母外，他的其他家人全被战争夺去了生命。作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我们没有资格怀疑战争幸存者的苦难，在我们想象和理解痛苦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本书1965年出版于美国，一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同年获法国“最佳外国小说奖”，从1965年至1972年就印刷、发行了3,000,000册，从问世至1981年共重印了13次。现在我们来

看看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先从书名说起。本书的英文书名是The Painted Bird,有人把它译为《彩鸟》，这样译有望文生义之嫌。中文“彩鸟”二字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种长着五颜六色羽毛的美丽动人的鸟。这与书的内容是大相径庭的。看看内容我们就会知道，the painted bird原本是一只乌鸦，或是一只别的什么羽毛平平的鸟儿。处于性狂躁之中的捕鸟人为了满足其施虐欲并向性伴侣发信号，把自己调制的带恶臭的彩色颜料涂到这只鸟身上，然后在森林中把它掐得吱吱直叫，待到同类的鸟儿听到叫声在空中盘旋时，捕鸟人就把它放飞到空中。被涂上颜料的鸟儿拚命飞向自己的同类，可它的同类却被它的恶臭味和耀眼的色彩弄迷惑了，它们把它当作异类赶走。但它仍然要拚命加入它们的行列，结果它们向它发起进攻，直到把它啄死才罢休。显然，the painted bird不是一种长有天然的美丽羽毛的鸟，它身上的色彩是被人强加上去的，而且正是这些色彩及其恶臭导致了它的厄运。因此，the painted bird是一个被扭曲的形象，被异化者和受害者的形象。painted一词的确有“色彩瑰丽”之意，但是更有“被涂抹”的意义。从整个小说来看，“被”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painted是paint的过去分词，有“被动”的意义），不仅鸟是被扭曲的受害者，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如此。主人公本是一个除了童话和诗歌以外对世界一无所知的清白纯洁的儿童，可由于他长着黝黑的皮肤和黑色的眼睛，白种人把他当作异类（犹太人或吉普赛人）来虐待和迫害。他肉体的黑色是固有的，可他形而上的黑色却是被强加给他的。白种人说他的黑眼睛是邪眼，会带来灾难和死亡，于是他莫名其妙地被变成

了魔鬼的使徒，成了迫害的对象（那只鸟儿也是莫名其妙的被变成异类的）。他在暴力、虐待、迷信和宗教等多重肉体和精神的重压之下被动地生活，人格被严重扭曲，到战后和父母团聚时，由于长期得不到足够的温暖，他已受不了父母的爱悯和关心，更愿混迹于黑社会，真的具备了某种魔鬼般的精神黑色。在被扭曲和受迫害的意义上讲，可以说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一只painted bird。综合字面意思和内容，把The Painted Bird译为《被涂污的鸟》更为妥当。

《被涂污的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但它不是一本纯粹写战争的书，确切地说，它是一本在暴力与死亡背景下写肉体 and 灵魂的苦难的书。

关于肉体的苦难，书中有大量的描写，最突出地表现为虐待、暴力、强奸、杀戮，等等。主人公“我”亲身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暴行，且不说无数次被毒打，不说被扔进粪坑和冰窟，单是被埋在地里只露出头部的经历就足以使人一辈子做恶梦。在“我”像甘蓝球一样被“种”在地里的时候，四周的青草像参天大树一样耸立在“我”上方，“我看见成群的蚂蚁和蟑螂向我的脑袋涌来，要在我头盖骨下的某个地方筑巢安家。它们将在那里大量繁殖，将把我的思想一一吃掉，直到我的头颅变得空荡荡的，像被掏空了瓜瓤的西瓜壳一样。”“我”在地里被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在“我”不知自己是死是活的时候，一群乌鸦向“我”袭来，啄我的脸和头发……主人公“我”还目睹了一次又一次暴行：磨坊主在餐桌边挖掉雇工的双眼，农夫在婚宴之夜一刀捅死对手，农夫强奸从纳粹魔掌下逃生受伤的犹太姑娘至死，农妇抢夺重伤的犹太男孩的衣物，农妇们把瓶子塞进一个被农夫

们轮奸得奄奄一息的野女人的阴道并一脚把瓶子踢碎，德国兵把被浇上汽油的犹太人当作活靶子点射，德军帮凶卡尔美克兵阉割一个农夫并把割下的生殖器塞入他妻子的口中……这一切暴行在“我”这个孩子的眼睛里尤其显得疯狂而不可理喻。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性暴行。性是肉体生命的本源，爱是精神生命的源泉。性与爱的结合使人得以区别于兽类，而性暴行则是性与爱的分裂，是灵与肉的分裂，是人退化为兽类的表现。没有什么肉体的伤害比对生殖器的暴行更叫人毛骨悚然的了。作者在书中通过写性暴行有力地表现和鞭笞了当时为疯狂的兽性支配的人们的人格扭曲和道德堕落。即使只是目睹，上述种种暴行也给“我”造成了极度的恐惧和焦虑。比如说，在目睹了嫉妒的磨坊主用餐叉轻而易举地挖掉一个雇农的双眼之后，“我”惊恐地发现眼睛的“根”是那么浅，感到它们在眼窝里就像苹果挂在树梢上一样，风一吹就会掉下来。从此，“我”走路时比从前更小心了，生怕跌一跤眼睛就会从眼窝里掉出来。每一次摔跤之后，“我”都用手摸一摸自己的双眼，看它们掉出来了没有。暴力对童稚之心的摧残到了何等地步！

迷信和愚昧在本书中也集中体现了苦难，它们造成的痛苦既有肉体的，也有精神的。在主人公“我”漂泊于其间的那些村庄，白种村民们极端愚昧、迷信，他们相信长邪眼（如“我”的黑眼睛）的人能够施巫布邪，说假如他用邪眼注视了人或动物的眼睛，被注视的人或动物就会中邪发病甚至死亡，还说长邪眼的人假如看见并数了某个人的牙齿，那么被数了牙齿的人就会短几年寿命，因此村民们不敢互相对视，也不敢对别人笑，或当着别人的面喝水，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

候才例外。另外，村民们相信马的骨头有神奇的医疗作用，因此，在胃痛的时候，他们往往硬吞下大量用碾成粉末的马骨、跳蚤、人屎人尿、蜘蛛网和猫屎等混和而成的“药剂”。迷信与禁忌使村民们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迷信与愚昧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村民们良心的沦丧。在发现一个被父母从开往死亡集中营的列车上扔出来的五岁的犹太男孩时，村妇们非但没有救他一命，相反还强行抢走他的鞋子等。这一方面是极端贫困状态下对物质的本能贪欲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村妇们害怕男孩的黑眼睛会对她们布邪。在迷信和愚昧的统治下，正义已不复存在。在一个农夫被另一个农夫无故用刀子捅死之后，村民们包括死者的家属都没有去追查凶手。他们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由一个巫婆利用死者的尸体为患甲状腺肿大病的人治病，死者家属收一部分医疗费。二是保留犯罪现场的血迹，因为村民们相信血迹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凶手引往犯罪现场自首伏罪；而事实上，“我”看见凶手照常若无其事地出没于犯罪现场，踩着死者的血迹狂饮大嚼，安然无恙。这种迷信的氛围自然加深了“我”的苦难，因为“我”的黑眼睛在村民们眼里是邪眼，这使“我”无数次地受虐待，有几次差点儿送了命。迷信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反抗折磨时，我试图通过注视对方的眼睛和数对方的牙齿而致对方于死地，可惜没有一次奏效。听说自缢者用过的绞索能带来好运，因此，“我”把一个自缢者上吊用过的领带视为至宝。即使到后来“我”从苏联红军战士那里懂得了基督教的欺骗性及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之后，“我”仍然没有摆脱迷信的困扰。我之所以珍视苏联红军战士给我的列宁像章，是因为“我”相信它是一种护身符，像

那条领带一样能给“我”带来好运。

“我”的精神方面的苦难最突出地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我”在孤苦无援的状况下被一个神父解救。他认为我罪孽深重，于是引导我向上帝祈祷以改变命运。从此“我”便开始了灵魂的苦难历程。从神父那里我得知，谁祈祷得越多，谁获得的免罪日也越多，因此也过得越幸福。基督教神话的确给了“我”不小的慰藉、希望和力量，“我”没白天没黑夜地背诵祷辞积累免罪日，即使遭收养“我”的人毒打也无所畏惧。可是，正当“我”满以为自己背够了祷辞，有资格进入上帝的天国的时候，上帝的白种子民却把“我”扔进了粪坑，成了哑巴。“我”的灵魂自然也就由天国落进了粪坑。“我”信仰上帝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基督教神话的欺骗性。虽然“我”作为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没法从哲学的高度俯视基督教，但“我”对上帝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假如上帝能够那么容易就把罪人们变成盐柱，为什么盐还那么昂贵呢？为什么他不把一部分罪人变成肉和糖呢？村民们当然像需要盐一样需要这些东西。”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用直观的、孩童似的提问实际上道出了基督教神话的虚妄性。作者还在小说中挖掘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的宗教根源。在听说德军把犹太人毒死并烧掉之后，农夫们说：“上帝的惩罚终于降临到犹太人身上，从绞死基督的那时候起，犹太人就该受此报应了……上帝现在正在把德国人当作伸张正义的工具哩！”用杀戮来伸张正义，这就是基督教爱的逻辑！宗教传说和宗教仇恨使纳粹的暴行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在本书作者笔下，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纳粹的帮凶。主人公“我”虽然也信仰上帝，但作为犹太人，“我”还是免不了

被村里的孩子们拖至水边按上帝的意愿烧烤脚跟，免不了被基督徒们扔进粪坑成为哑巴。

基督徒的迫害把“我”推到了魔鬼的旗下。残酷的现实使我相信世界是由魔鬼统治的，谁做恶谁就能得到魔鬼的帮助，做恶越多得到的帮助就越多，力量就越大。在“我”眼中，纳粹德军之所以战无不胜，就是因为德国人很久以前就把自己整个种族卖给了魔鬼。因此，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决心努力培养恨的能力、做恶的能力。从此我由以善抗恶的上帝之路转向了以恶害善的魔鬼之路，至少在精神上是如此。但是没过多久，苏联红军打败了“我”心目中的战无不胜的魔鬼之师德军。红军的胜利实际上否定了“我”的魔鬼信仰。

和苏联红军战士一起生活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可惜太短暂了。是红军吊死了德军的帮凶卡尔美克兵，为“我”和村民们报了仇，也是红军为“我”和村民们治好了伤。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我和红军战士一起生活了一些日子。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神枪手米特卡在我患病时精心照料“我”，还引导“我”读诗，为我唱歌，红军政治官员卡夫瑞拉则引导我读高尔基的《童年》等小说，向我讲基督教神话的欺骗性，告诉我既没有上帝，也没有魔鬼，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等等。由于太年轻，“我”无法真正理解苏联红军的事业。在“我”眼里，苏联红军是在用现实的方式行善，用自己的双手建立人间的天堂。对红军的感谢与崇拜使我自然由魔鬼之路转向了人之路。

红军战士的品质尤其是神枪手米特卡的富于个人色彩的英雄主义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惜在战

争即将结束时“我”离开了红军，进了流浪儿收容所等待“我”的父母来认领“我”。在那个充满残废和心理变态者的收容所，我从米特卡那里学来的英雄主义被扭曲了，变成了一种富于报复性的以恶抗恶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这种个人英雄甚至带有某种自虐的色彩。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气，“我”竟然不惜冒生命危险卧倒在铁轨之间，让飞驰的列车从身体上方呼啸而过。在这种时候，“我”感到某种变态的快感，觉得“体内的生命像小心地从一块布中滤过的牛奶一样纯粹”。这种时候，没受伤就是“我”最大的快感。与火车呼啸而来时内心的恐惧相比，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了。被扭曲的英雄主义赋予了“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但是以恶抗恶却没有成为我生活的出路。“我”和在孤儿收容院的伙伴“沉默者”为了报复一个毒打“我”的农夫，使一列满载进城赶集的农民的火车越轨翻车。谁想到“我们”想杀死的农夫未死，一大批无辜的人却白白送了命。盲目的以恶抗恶实际上变成了以恶害善。报复的失败使“我”那带有魔鬼色彩的以恶抗恶的个人英雄主义信仰完全破了产。“我”的第三条路通向死胡同，“我”也因此陷入了绝望的孤独与痛苦之中。“人与人彼此相对，像一个个山峰一样，互相被山谷隔开，因太高没法被忽略，因太低够不着天堂。”这就是主人公“我”的灵魂在孤独与痛苦的深渊发出的叹息。

以上粗浅地谈了谈主人公“我”的肉体和灵魂的苦难。苦难由局外人来重述肯定是要走样的。事实上，野蛮、邪恶的暴行对人摧毁的程度之深常常是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的。“我”在孤儿收容院时的伙伴“沉默者”本来

是会说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惨不忍睹的状况摧毁了他生活的全部希望和信念，在战争进行到某个阶段时，他认定在非人的世界上说话已没有任何意义了，从此他就再也不说话了，成为一个哑巴（尽管在生理上他仍有说话的潜能）。

“沉默者”的形象决不是作者虚构的，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与“沉默者”有相似遭遇的还有从连天战火中逃生的一些柬埔寨难民。由于目睹了太多的流血与死亡，这些人变成了睁着眼睛的瞎子。奇怪的是，医生们经过检查发现，他们的眼睛没有任何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这就是说，是精神休克和心理障碍而不是生理病变使他们失去了视觉。充满血腥和死亡的世界使人感到恐怖、恶心和厌恶，有多少人有看它的欲望呢？与肉体的痛苦相比，精神的苦难与创伤更加久长而深沉，它们把暴行延至痛定之后，使战争在和平年代继续进行。

的确，苦难在精神领域的延续是相当可怕的。假如生活中所有的苦难都长留不去，如同蛆虫一样全部爬行在我们的神经上，那是叫人痛不欲生的。活着不是为了痛苦。为了快乐地生活，人们用遗忘来对抗过去的苦难。遗忘固然能给人以某种解脱，但一味的遗忘、不加思考的遗忘却是危险的，不仅可能使我们今天的幸福失去参照系和重心，而且，更可怕的是，有可能使我们重蹈覆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四十多年，当年常见的很多极端残忍的暴行今天已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力和理解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来某一天人们或许会对那些暴行表示怀疑，甚至完全忘记它们。这一天的来到，很可能就是世界性灾难的重新开始。这决不是毫无根据的危言耸听。我们应该敲起警钟，应该回顾历史，记住应该记住的苦难。和《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样，《被涂污的鸟》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见证。

怎样对待过去的苦难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怎样对待历史的问题。总的来说，本书作者科辛斯基看历史的眼光还是比较客观的，从他对苏联红军和斯大林的描写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德军溃败之后，苏联红军到达以前，富有的农庄主感到恐惧，说共产党将“共产共妻”，是魔鬼的化身。而一无所有的贫民却在内心怀着某种期待，希望红军来到后自己能得到一份土地。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孤苦无依、一无所有、深受压迫的人，自然也对共产主义充满美好的向往，他说：

“假如妇女们和孩子们真的能够成为公共财产，那么，每一个孩子就有很多个爸爸和妈妈，有数不清的兄弟姐妹。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属于每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个父亲用温暖、使人放心的双手抚摸我的头，都会有很多个母亲把我抱在胸前，都会有很多兄长保护我不受恶狗的伤害……”这无疑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误解，然而却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其向往之情是真实、诚挚的，尽管很幼稚。几乎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都会向往共产主义。在卡尔美克兵的暴行之后，是苏联红军给“我”和村民们报了仇，治好了伤。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我”和红军战士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其间红军战士不仅在生活方面关心“我”，在“我”重病时守护我，还引导我读小说、诗歌，为我唱歌，向我讲人生的道理，等等。这一切使我感到莫大的温暖。基督教的天堂是虚幻的，而红军战士的事业却是现实的。现实的温暖使“我”爱上了苏联红军和共产党。当然，由于“我”当时只是一个不到11岁而且深受迷信、宗教之害的孩子，“我”自然不能真正地理解红军的事业。在我眼

里，红军战士卡夫瑞拉、米特卡等人是在用现实的方式行善。“我”把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历程比喻作同时爬几个梯子(政治、出身、业务等)也是很幼稚的。不过，“我”对把个人出身作为衡量人进步与否的一个标准的做法所表示的忧虑却是有道理的(也是自然的，“我”不是出身于贫苦家庭)。《被涂污的鸟》出版于1965年，创作和出版此书时科辛斯基身处反共反苏的美国，他能在书中用大量笔墨写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对法西斯的打击和对“我”的好处以及“我”与红军一起生活时感到的快慰和忧虑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对历史的客观和真实的描写。

一言以蔽之，科辛斯基通过写极端的恐怖与暴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背景下再现了人类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所经历的肉体与精神的苦难，对人类的道德、良心、信仰等进行了沉痛的反思和诤责。只要世界还有暴力、战争、苦难或其潜在的危险，这本书就有其存在的意义。

本书作者泽西·科辛斯基是波兰裔美国作家，他1933年生于波兰罗兹的一个犹太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被父母送往乡下避难，在战时历尽了苦难，曾被虐待成哑巴，战后因一次滑雪事故而重获说话的能力。在波兰时他上了大学，主攻社会学，不满24岁就晋升为副教授，进入波兰最高研究机构波兰科学院。由于不习惯波兰的苏联式集体主义生活，他1957年移居美国，走上了个人奋斗之路。在美国的头一年里，他当过卡车司机、停车场收票员、电影放映员、摄影师，还在哈莱姆黑人区一家夜总会开过车。后来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获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两年以后，在他还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学生的时候，他写出了关于集体行为

的非小说作品《未来是我们的，同志》（1960），该书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1962年他以约瑟夫·诺瓦克为笔名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非小说作品《没有第三条路》，同年他与匹兹堡一位钢铁大王的遗孀玛丽·韦尔结婚。《被涂污的鸟》是他1965年的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小说，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当年荣获法国的“最佳外国小说奖”。他1969年创作的小说《脚步》获美国最高文学奖国家图书奖。他的小说还有《在那里》、《弹球戏》、《相亲》、《斗鸡场》、《邪恶的树》、《激情游戏》及其绝笔《第69大街的隐士》等。科辛斯基还因其小说获得过美国学院的文学奖、美国国家文学艺术院的文学奖、布里希·肖诺姆自由人权奖等多项大奖。由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曾两度出任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科辛斯基于1991年5月3日在他曼哈顿的家中自杀身亡，终年57岁。科辛斯基的一生充满传奇与悲剧色彩，在战时的东欧时如此，到达美国后也是如此。比如说，在从巴黎回美国的时候，科辛斯基原打算去洛杉矶贝韦利山他的好友、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家中，由于他的行李在纽约被误投了，他没能赶上飞往洛杉矶的班机，于是不情愿地在纽约待了一夜。就在那个晚上，罗曼波兰斯基的家遭到一帮暴徒的袭击，有五人被谋杀，其中包括罗曼波兰斯基夫妇及科辛斯基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这位朋友是在他的资助之下离开欧洲到美国定居的。科辛斯基的朋友、作家盖伊·塔莱斯感到他的自杀不无讽刺意味，因为作为纳粹占领波兰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科辛斯基“承受了一切而似乎并未被损害”。

1991年11月于桂林

目 录

• 译序 • 为苦难作证 莫雅平 1

1 5

①一个一年只洗一次澡的老妇成了我的养母②
她不敢对我笑或当着我的面喝水，怕我数了她的
牙齿使她折寿

2 18

③我被捆在麻袋里挨打④老巫婆说我的黑眼睛
是邪眼⑤我像甘蓝球一样被“种”在土里，只
露出脑袋

3 33

⑥我死里逃生并夺得一个“彗星”⑦在森林中
我看见了食尸魔

●吃醋的磨坊主轻而易举挖掉了雇工的双眼●
我发现眼睛像挂在枝头的苹果一样，风一吹就会落下来●我走路更小心了，生怕跌倒在地而使自己的眼睛掉到地上

●被涂上色彩的鸟飞向它的同类却被同类当作异类啄死●鲁德米娜被轮奸、摧残至死

●木匠夫妇相信我的黑头发能招来闪电●我在雷雨之夜被赶往野外●为活命我用计使木匠落入鼠窟●木匠被老鼠吃成骷髅

●铁匠服食跳蚤、马骨、蜘蛛、人屎、人尿和猫屎的混合物治病●白军毒打、凌辱铁匠夫妇及其雇工●我侥幸死里逃生